

德

謝弘微 弟 謝 勸

謝 勸 弟 謝 弘 微

謝弘微字弘微晉陽中謝氏之弟也父思微官太子
 舍人年十歲繼從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世
 謝籍時然後言所繼必以混名并人見異之謂是曰此兒深中
 風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
 素貧儉而所繼曹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史數人而已遺財祿
 一不閱預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添勸之曰建昌國祿本應
 與此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休常分送弘微重混言乃少
 有所受此舍弘微本家也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
 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處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
 族其外雖復高流時善人取法門瞻等才無異富弘微每以約
 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字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俱
 未必皆懷眾心至於領袖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

常言阿逆剛躁負氣阿容博而先務廢後才而不持操不第博
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千人終亦以此為恨至如微子善
間然又言微子與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
微與琅邪王公主球並以簡談於人謂沈約曰王更何如約曰
今明簡次問王球約曰情亦淡又次問沈約曰簡而不失
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必微當之子莊

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宋文帝見而異之謂段景文曰劉湛曰
田生下世且虛也哉為隨王義後後世謂之劉湛曰
國立篇製木去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亦之則州郡殊別合
之則寓內為一時南平王綽曰亦見莊賦曰江東无我
寄率表叔文冠當時亦賦畢示莊莊見莊賦賦曰江東无我
當獨秀我若无卿亦一時之傑也莊賦賦曰江東无我
。于時授才略沈約表後亦贊之美曰臣聞功傾朝野非
重之至德柔柔安音義必為之貴隆後所以成敗之由何

一一人之委焉限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籍難源之才使國
周道賢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宜且臣管仲升盜趙文非
親疎嗣祁奚首直謂沈比子如宗以彙亦範前經李尔所知式
往兼且自古存德弘明賞罰成子舉二哲四身致魏朝應侯任
二士而已指秦相曰李亦異無而晴以田萊張勃進陳湯而
之強貴此則先事之盛舉亦後王之善鑒臣謂宜普命大臣各
舉所知以付尚書務分途用若得其才幸主延賞有不稱
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職者進守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

隨後議制若犯大辟則死者刑論又政平公理莫先親人
 之要莫歸守宰故黃伯益穎川人魏武時居河東歷職
 累秩或入崇隆寵命在任人之政宜遵六年之限進得
 遺得人不勤勞如此則一任事能下無深謀考績之
 類之歌克昌。初文帝世限年二十而仕郡縣六周乃
 吏或十年餘至是皆為之仕者不拘長少益人三周為
 之善政於是乎衰子胡
 胡字敬平幼聰惠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為文莊游上
 胡命為編覽筆便就後邪王專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
 來特達莊笑撫胡背曰真吾家千金仕未為衛將軍表
 繁世簡峻時人方之李膺胡請退察曰謝令不死矣
 數胡與宗鳳子超宗從風莊明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
 以不待其趨而入胡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
 比王尊王陽言為臨川內史以簡見為表察其

中每多置酒獨酌
 胡與方之馮異非知機
 我固有用我者其周文王
 更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
 史以胡為侍中領秘書監
 當胡坐胡伴不知曰有向
 應有侍中乃引挑外傳詔
 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
 中解坐既而武帝請誅胡
 外求明中為義與太守在
 主者更但能作太守耳仍
 至都我者數州酒受書曰
 常務兼數眾願說之亦不

素業奉以鄉祿特國子祭酒盧元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求平中
初勸明胤並領軍諸祭酒皆不至及即位詔徵明胤為侍中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常侍特進右光祿大夫亦並不屈
仍遣領軍司馬王果勸明胤出詣闕自陳帝笑曰子陵
與王之世安可又處明年六月明胤出詣闕自陳帝笑曰子陵
遂能屈志詔以為侍中同領書令明胤亦不堪拜請乃用
中自與詣雲龍門謝詔見於禁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日乘輿出
幸明字宴語盡歡明同陳本志不許又固請自還迎母許之
發輿駕臨幸則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都教材官起
於舊宅武帝臨幸明出詣闕謝詔休罷公事及朔望明
三年又會詔明出詣闕謝詔休罷公事及朔望明
事多不與以此

王劭字仲元琅邪人也曾祖道普丞相劭少好學以清悟知
弱冠為會稽王道子驃騎王澄東武陽太守奏彈劾劭議參軍累
太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劭衛使還
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自乃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
宋國建為尚書僕射掌選領武城太守奏彈劾劭為軍人特
與潘其妻妾乘車被與奔屍洪濟御史中丞王淮之曾不彈劾
武帝答曰端右肅正風軌劭副所期自今以為永制於是虎
還官劭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飾
一萬止留一百右曰數多劉劭更以為嫌

王劭

王劭字仲元琅邪人也曾祖道普丞相劭少好學以清悟知
弱冠為會稽王道子驃騎王澄東武陽太守奏彈劾劭議參軍累
太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劭衛使還
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自乃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
宋國建為尚書僕射掌選領武城太守奏彈劾劭為軍人特
與潘其妻妾乘車被與奔屍洪濟御史中丞王淮之曾不彈劾
武帝答曰端右肅正風軌劭副所期自今以為永制於是虎
還官劭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飾

後人皆依放之謂為王太保家法自領選及當朝抄錄將加錄
必無所謂人問其故曰王辭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使成與王
分功此所謂效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為慮
又不微借顏色即太成怨府亦愈博所不任問者悅伏曾孫
馳字元長少而神明意每兼教馳書李博步有文才從叔後
謂人曰此兒至四十名位自然及祖啓家武節求自武廷祕書
丞從叔後初有儀同之後贈侯詩及書儀其奇之笑謂人曰
僕印詎使可解亦明末也欲此優使毛思去畫畫武北
戰因此上疏開張北侵之議屬成上置成和如射定壁上海
戰觀焉九年方林園復宴使使為中水詩草當時之上以
才辭使兼主客接親使使長而文身并月殿于少門主客年
賦曰五十年之平人其平長尚又云在北開主客山水詩序
延年寶願一見乃下之

如計以知進止之微會統命序用之蘇王長之盛
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與并實多駁與而魏之良馬也
且信誓有時而棄則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言是不
背地上融曰周穆馬亦徧於天下若駮駮之性因地而遷則
父之策有時而曠弁曰王主客何為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
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
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
融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
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語云王與馬共天
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又夫休元弟兄並幸棟梁之任
下建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著纓不替豈徒然也
王曇首 倫 儂 泰 志 筠 彬
王曇首大保弘之弟也幼而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

已後從弟球俱謂曰帝曰並青乘世德乃能屈志我族是
首合曰既從林武自備備夫立志時請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
帝悅為文帝鑲西長史文帝曰帝曰雲首輔相才也汝可每
事語之及文帝被迎入奉天統議者皆致疑雲首與到唐之從
兄華並勸上行上猶未許雲首曰因談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
府州文武職官自備及即位上曰雲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
以雲首為侍中領驛務上欲封雲首為等雲首曰豈可因國
之失以為身幸臣下無欲過臣當與直史何封事遂寢子僧
僧綽子倫

檢字仲實生而貧家養父養母所養勿為孝孝不繼
貧者或相稱美僧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書佳子玉度石心以心以心以心以心以心以心以心以心以心
之所也林和之

面若人臣可與帝正色議之而神采內和俊因又曰俊家公
賜所以所以所難吐亦以原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奪濟人
情流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過則人豈去矣豈唯大業求論
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俊又曰公今名位故是恐
常牢出宜禮絕群后徵示少輩當先令褚公知之俊請命命
曰我當自在經少日帝自道其回款言移身乃謂曰我應得
官君回曰今授始爾慰一一年間未容便移且言慶未必便在
且夕帝遂告俊俊曰褚是未建聖唐整時為中書舍人甚閑僻
而俊乃自報舉使作詔及高帝為太子引俊為右長史尋轉左
長史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諸案皆出於俊褚遂回唯為詔又使
俊奏慶定之慶遂建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

引進高帝踐祚與儉讓在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讓之功良
 為二知止二千戶張良使何以過此帝幸樂遊宴集諸侯曰
 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風更兼此室亦既在齊不知
 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侍臣夜夜宴集侍臣曰臣無所解
 處如出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
 知謂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古何以
 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巾尼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
 臣請誦之乃誦君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真非奇也
 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紵蓋背拍張動左右上不悅曰
 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
 名答永明二年領丹楊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四年以奉直領
 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為
 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
 冠余於世尚經者多矣

八秋末別於僧曰士士本朝... 如流再博議... 罕有其例八坐丞... 厚儀元留滯十日... 流字相惟有謝安蓋自少也... 可亮年四下... 素家元遺財手筆典我為當時所... 程契匡虞夏伊呂虞商周又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亦相之義... 僧度僧紹弟也弱冠雅善書... 見其書素弱歎曰非唯... 識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為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 兼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李解深拔而翰光潔實物莫之... 親難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无以加焉迂太守中庶子... 欲抄書名僧屢不取顯迹大明世常用抄筆書以此見容後

御史中丞領統制將軍申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焉
木者位官徵裁信度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與我亦可
試為耳恭若中為吳興太守必其最之善書為吳興郡及僧履
下書又為郡論者林之果明三年為同書令宴為飛白書題高
書者墨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
之不已則墮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其時實以此座
石銘曰善書善書為好不已與僧履書畢謂曰誰為第一對
曰臣書畢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曰誰為第一陛下草書畢一而市
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一陛下草書第一而市
書畢三臣无第二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好後既為朝
宰建長梁齋制度小過僧履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
永明二年薨時年六十一治僧履書如故益簡穆。僧履書
書云宋文帝書曰臣可也。子敬書云夫天然勝筆欣功夫
於王正高僧履書云。臣正書以前以多最上書也。

神史中丞領統制將軍申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焉
木者位官徵裁信度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與我亦可
試為耳恭若中為吳興太守必其最之善書為吳興郡及僧履
下書又為郡論者林之果明三年為同書令宴為飛白書題高
書者墨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
之不已則墮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其時實以此座
石銘曰善書善書為好不已與僧履書畢謂曰誰為第一對
曰臣書畢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曰誰為第一陛下草書畢一而市
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一陛下草書第一而市
書畢三臣无第二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好後既為朝
宰建長梁齋制度小過僧履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
永明二年薨時年六十一治僧履書如故益簡穆。僧履書
書云宋文帝書曰臣可也。子敬書云夫天然勝筆欣功夫
於王正高僧履書云。臣正書以前以多最上書也。

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智道力書聖立道護度斯
軍亦欲亂真矣僧虔嘗自書議尚書令表深制既雅筆迹又
時人以比子敬為賢吾郡顏延之字景文自以伎能僧虔
作飛白書以示之宗先曰下官人為飛白屈矣僧虔宗其書
書誠其子曰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武豹失陰之後有龍
之議况吾不能為汝等政應各自努力耳子慈二字表
恭字仲通幼通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孫於膝下
見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則當得賜由是中康
梁天監元年為秘書丞黃帝時即每有詩賦詩
加點帝深賞歎

志字次道蔡之弟也權臣回為言欲立志為王導請其於
曰朝廷之恩本為殊特所可况來在府賢子果汗宣城內中
自有恩旨即入張昭等議由經法不以志到官以老相謂
三府君有德政吾知且必有如此也

唯一人失期上問此日太
以必守吏人益嚴服之志善其意時以為杜法外
真徐希亦身能書常講志為書聖之僧虔明風實然志
厚所歷不以罪各勅入門下客嘗益脫志車憶實之志知
隨符之如初賓客遊其明者專蓋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
為實謙和時大寫諸士為長者志弟輯二子筠

筠字元礼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為書
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孝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為
但表繁謂僕射張纓曰上即非唯類類表公風韻都欲謂
曰表公見人輒矜嚴王即見人必笑笑唯此一疾不能酷似
為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筠曰陸平原東
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此輩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
○沈約每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

之孫五家言藉恐當相與僕更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此諸賢
 落平生意好如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閣齋詩
 為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真寫文辭不加飾題約謂人曰此詩精
 物程形无假題署約製郊居閣齋詩思遠意精行猶未都畢示
 讀至雌電五的連蠅約無事入一曰僕常恐人呼為電好次
 至墜石礎星及水懸指而嘗此詩音韻妙不可言其約曰知音者
 真奇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其及嘗為詩呈約三即
 書數詩以為後進擅美務又能用雅韻每公宴亦作詩必妍
 約常啟上言晚來名家无先為者其公約建謂王志曰賢者
 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其公約建謂王不好詩圓美流轉
 九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不虛其公約建謂王不好詩圓美流轉
 宮贊記昭明太子愛文章其公約建謂王不好詩圓美流轉
 善讀書及讀太子集見其詩甚多其公約建謂王不好詩圓美流轉
 其公約建謂王不好詩圓美流轉其公約建謂王不好詩圓美流轉

為天下寶
 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後等御觀堂構思及勞力輯
 綴等思文好文書彙錄與表表等時人為之語曰二真六草
 為天下寶
 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之所
 以范蔚宗云崔氏彫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
 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晉門者也沈少傳約常語人
 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西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
 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後等御觀堂構思及勞力輯
 綴等思文好文書彙錄與表表等時人為之語曰二真六草
 為天下寶

論曰：王弘自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其出世祿不替，出言律不違。仲室雅道，自居卑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首致，榮華之隆，鮮謂不冠。禮樂之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為盛，其餘文雅，各稟家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

王或 銓 錫

王或字景文，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文。帝嘗與孫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會餌魚皆稱善。

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口吐雄辭，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為銓錫二王，可謂玉昆矣。錫字錫，錫字公衡，幼而警悟，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錫與錫字公衡，幼而警悟，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錫與錫字公衡，幼而警悟，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

錫字公衡，幼而警悟，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錫與錫字公衡，幼而警悟，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錫字公衡，幼而警悟，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錫字公衡，幼而警悟，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錫字公衡，幼而警悟，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

人并口，其所以為也。王弘字元微，自少為名士，性恬淡，不慕榮華。弘字元微，自少為名士，性恬淡，不慕榮華。弘字元微，自少為名士，性恬淡，不慕榮華。弘字元微，自少為名士，性恬淡，不慕榮華。弘字元微，自少為名士，性恬淡，不慕榮華。

王弘之 元微

王弘之字方平，仕晉為司徒主簿，家貧，性好山水，求為烏傷令。相玄輔晉相，謙以為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遠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辱從，謙貴其言，未幾而辭。弘之為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即位，敬弘為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行，敬為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

弘亦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
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
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
類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歲曰會境既豐山水
以江左嘉道並多居之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且得
之隱約第岫自始迄今阮萬齡等事就閑纂我先業既遠同義
唐亦傲貪廣鏡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
元嘉四十六年

韶之字休泰敬弘從祖弟也韶之家貧好學嘗二月絕糧而
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且必
之為鳥程今韶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為南將軍
掾行參軍得父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其有
職而除著不佐郎使領後事義熙九年善敘事解論可觀
書詞部晉書曰韶之字休泰敬弘從祖弟也韶之家貧好學嘗
二月絕糧而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且必

王准之字元魚晉尚書僕射孫也曾在彭之位尚書令
臨之必納之並御史中丞彭之博學名識練悉朝儀自是家出
相傳並請江左舊事編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准之兼明
乳傳贈於文辭拍玄墓位以為尚書相部郎宋武帝起兵於
剡王薄出為山陰令有能名類討置諸功封都亭侯宋孝建除
御史中丞為自僚所嫌自免之至在之四出居此職准之嘗
五言詩宛泰朝之鄉唯解靈犀耳在之正色去猶差知世故
晉書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其妻云淮流竭王氏成難
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傳耳唯世祿之所傳
及于陳亡之年淮流竭焉人倫所傳耳唯世祿之所傳
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有前之所傳乎

王准之字元魚晉尚書僕射孫也曾在彭之位尚書令
臨之必納之並御史中丞彭之博學名識練悉朝儀自是家出
相傳並請江左舊事編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准之兼明
乳傳贈於文辭拍玄墓位以為尚書相部郎宋武帝起兵於
剡王薄出為山陰令有能名類討置諸功封都亭侯宋孝建除
御史中丞為自僚所嫌自免之至在之四出居此職准之嘗
五言詩宛泰朝之鄉唯解靈犀耳在之正色去猶差知世故
晉書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其妻云淮流竭王氏成難
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傳耳唯世祿之所傳
及于陳亡之年淮流竭焉人倫所傳耳唯世祿之所傳
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有前之所傳乎

宋先生與校南史卷之七

宋先生

七

王懿字仲德太原人年十七及兄徽同起義兵與慕容紹宗德被重創在野家為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之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度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為將帥備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大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計里以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皆以字行散字元德果勇有計略其謀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運巧玄情無遠慮將冒夜出入分取之正項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為玄誅仲德竄走會義軍起事數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對號勸進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為鎮軍中兵

軍武帝伐黃固仲德為前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義鳳
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長
平以仲德為大尉諸議參軍武帝命廷都洛陽眾議咸以為
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不為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
為王基之部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
武帝受命累封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齊之北侵仲德
行魏棄河南固可充三州平定二軍感喜而仲德有憂色曰
不諳北土情事必難其計諸軍進屯靈昌魏軍於秦東津
武帝各賜並下守齊之關二城並沒欲乘舟步走仲德曰
既敗武年無以自立理數必然也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
兵若復捨舟士卒必散自傷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
軍沿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遂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
道齊救滑臺盟誓乃歸自是海內河南九年又為徐州
二年仲德為大尉齊武帝為徐州刺史

長

軍武帝伐黃固仲德為前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義鳳
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長
平以仲德為大尉諸議參軍武帝命廷都洛陽眾議咸以為
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不為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
為王基之部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
武帝受命累封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齊之北侵仲德
行魏棄河南固可充三州平定二軍感喜而仲德有憂色曰
不諳北土情事必難其計諸軍進屯靈昌魏軍於秦東津
武帝各賜並下守齊之關二城並沒欲乘舟步走仲德曰
既敗武年無以自立理數必然也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
兵若復捨舟士卒必散自傷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
軍沿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遂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
道齊救滑臺盟誓乃歸自是海內河南九年又為徐州
二年仲德為大尉齊武帝為徐州刺史

博訪還為御史中丞後進晉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孝綽
吳郡陸澄張旅卒陳郡殷雲許國劉顯及沈洽車軌日全號曰
臺廢陸澄贈詩云和風雅美氣下有真人遊其美者有文若
謝陳太丘今則蘭臺東高古信為傳任君本選識張子復清
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助為任君比漢之三君劉則
兄弟也既長八尺眉目如野曰昔美賢難舉動風雷善於雅
上用為通事告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綽為
籍太守以漑為督軍長史行府郡事武帝勅綽曰劉漑非
彼行事足為汝師漸嘗憂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
於是密敬事焉歷南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部尚書
何敬容以人之參選事有不允漑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劉漑
餘莫遂學亦貴人敬容曰方貴能人皆下之漑待之如
麥之初以擔糞者給故世以為漑云

桓崇祖

人守之謂長史村延伯曰虜必攻方必小城若破此城放水
激急逾二峽自然沉溺非小勢而大制邪及魏軍由西道
腹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有與上城守自
式日晴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魏攻城之眾溺死千數夫眾退
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馬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
晉至上謂朝臣曰崇祖常自號韓白今真其人也

張興世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大明帝益為興世隨王
讓有戰功明帝即位四方反叛進興世龍驤將軍領水軍在
賊時臺軍據赭圻朝廷遣吏部尚書褚彥回就赭圻行遣是夜
也皆先戰授位撥板不供由是有黃紙札南賊屯在諸尾既相
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一流兵張地勝今以奇兵誘出其

上更其首尾周惶進退疑阻糧運艱礙乃制勝之奇沈攸之呈
 喜並賞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與世乃令輕騎泝流而上死後
 回還一二日中報復如此使賊不為之防賊即劉胡聞與世欲
 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焉必與世何人欲援我上與世
 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又劉胡來攻將士
 欲迎擊之與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驟盛矣夫驟既力盡盛亦易
 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壯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與世乃命壽
 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袁顛曰賊據人所蔽裏云何得
 活是月朔赭圻罷去伐木為橋於青山路一童子曰賊下旬當
 平無為自苦忽不見至晉軍與世又遇其糧道賊眾漸亂劉
 胡棄軍走袁顛仍亦奔出遠與兵其平江陵與世與世
 臨泗水自襄陽以下至平江一千里先無賊與世初至襄陽
 門前水中一巨象年許漸大及與世為方伯南洲上軍十
 餘百

下元嘉北討劉劭時督於人有贈書云君而無與
 道險雖地居顯而無與與世時世為代人焉不絕文之
 世斯門殆為假矣而民亦不絕文之世著武宗崇祖陳力無場以
 韓白見許竟而在對之語可為痛哉與世與世之奇遂有深致
 其垂組建旅豈徒然哉

袁湛傳

袁湛字士深陽夏人也湛少與弟約並為從外祖謝安所親安
 以其兄子玄女妻湛湛少時起兵以為鎮軍諮議參軍以從征
 功封晉寧縣五亭男義熙十二年為尚書左僕射武帝北伐湛
 親入尉與慕容紹宗尚書范泰奉九命禮拜授武帝武帝沖讓湛
 事隨軍至洛陽任柏台為表議受使未畢不拜晉帝諸陵湛獨
 居五陵展敬時人美之湛弟約約子淑
 後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至後母

兄劉湛欲其附己而淑不為改意天相事失淑乃賦詩曰
恩當何懷遂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元嘉二十六年
累迁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伐後魏答曰今當席卷而趨
山宗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廷
子左衛率○元凶將為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蕭斌等流涕告
以明日當行大事相與誓方淑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誓思
劭怒斌懼曰謹奉命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毅下幼
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怒因問曰事當勉不淑曰居不
之地何患不勉但既勉之後為天地所不容人禍亦旋至其
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能劭因起賜淑等袴袍
還省繞牀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其急
文起劭停車奉化門惟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
上劭命左右殺之衆奉化門外○即行贈持中大

元海自子類

有盛龍太子任東宮多事○淑有以太子立子之
之勤也○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欲振衣而入○
出左丞徐爰言於帝請省之帝意○後帝又以沈慶之不用不
為言論頗相噴與顯又陳慶之忠勤有○當重任由是
朝政迂為吏部尚書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頗衰始令顯與沈
之徐爰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為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
意禍求出即以顯為領盜校尉雅州刺史加督領顯等
宗請曰襄陽屋壁豈可冒邪顯曰白刃交前不救流天今者之
行本願生出虜口且天道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德當修德以
獲之於是狼狽上路日慮其遠行○尋賜曰今知免矣與顯
其押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致顯與魏人地本殊表知其有異
志矣及至襄陽使劉胡等○明帝定大事遣顯就右

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全靈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以
 風神器局去我子遠矣氣與高公天同亮年釋褐祕書郎遷
 子舍人累遷御史中丞嘗陪宴承香閣賓退後自題留憲更
 射後從席山宜談宴後日帝請俊曰安家故為有人其見
 如此迂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極為左僕射至是憲
 右僕射憲嘗曰極為大僕射憲為小僕射朝廷榮之

論曰天長地久四時代謝變化遠生不再來所以據洪圖
 經天下恢寸陰而賤尺璧夫善重於生空懷前諾投軀徇
 遇其人觀夫笑齊以還表明世賜忠義固知風霜之繁松筠
 性乎若無陽源之節丹青夫何取貴顯雖末路披猖原心
 樂執履之迹近乎仁勇古人所謂疾風勁草此之謂乎
 經峻節既被燹於晉世梁之貞固亦改赴於齊朝其為
 其人司符者矣昂命為前蘇身危季維獨夫夜德
 命我列存為義人之賊心高已既而抗言

此書之代之名公在相風林峻極上善學國
 其質心無有二意所以感慕身長可補云

東萊先生義正南史評射卷之



四

